

李长亭 ◎ 著

康拉德

小说主体研究

◎ 吉林大学出版社

康拉德小说主体研究

李长亭◎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拉德小说主体研究 / 李长亭著. — 长春：吉林
大学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601-9746-3

I. ①康… II. ①李… III. ①康拉德,
J. (1857 ~ 1924) — 小说研究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9312号

书 名：康拉德小说主体研究
作 者：李长亭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朱进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960 毫米 1/16
印张：18 字数：240千字
ISBN 978-7-5601-9746-3

封面设计：美印图文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013年04月 第1版
2013年04月 第1次印刷
定价：3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501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9580026/28/29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内容简介

本书以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小说中的主体人物为研究对象，运用拉康等理论家的精神分析理论对文本中的主体形象予以剖析。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康拉德不仅继承了英国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也表现出了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尤其在小说叙事和主体人物塑造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因此，研究康拉德小说对于了解英国的文学、历史与政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通过对近一个世纪以来康拉德研究成果的梳理、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康拉德整体研究的现状及今后的发展趋势。各种批评理论的迅速发展也为我们研究康拉德及其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对康拉德小说主体进行综合对比研究更有助于揭示作者的价值观和作品的社会意义。但是，在流派林立的研究大军中，笔者尚未发现中外评论者运用拉康等后现代理论家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小说中的主体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本书以拉康的主体“三界说”理论即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为理论重点，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细读及其历史文化语境的分析梳理，试图揭示康拉德小说主体的结构及解构过程，进一步审视作者潜藏于文本书写过程中的焦虑心态及道德价值取向。这些对于揭示主体构成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本书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包括三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小说中的主体建构”；第二章“小说中的主体解构”及第三章“小说中的主体重构”。这三章分别对应拉康主体“三界说”中的三个阶段，

研究分析同一主体在“三界”中的发展变化。这样既可对某一主体进行历时性分析，也可与其他主体进行共时性比较，从而客观、全面地揭示出主体的建构、解构及重构过程。

“绪论”部分简要回顾了国内外康拉德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特别就研究中的精神分析成果进行了分析比较，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本书的研究方向及研究重点，即借助拉康的主体-“三界说”理论，结合主体生存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康拉德小说中的主体进行解构式剖析。

第一章运用“想象界”理论观点，重点分析《黑暗的心》、《诺斯托罗莫》及《吉姆爷》中的主体人物库尔茨、高尔德、吉姆的主体形成过程。本章共分三节，第一节介绍了“想象界”理论的基本观点，论述了主体与他者间的关系，揭示出在主体形成过程中他者所起的作用。他者不仅仅指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指主体形成的地理、历史文化环境；第二节简述了西方文明及其对主体形成的重要影响。西方文明对主体建构起着重要的塑形作用，主体以西方为镜来观照自我身份的形成，并逐步成为西方文明的载体和代言人。正如拉康所言，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西方文明构成了主体的无意识内容；第三节分别论述了库尔茨、高尔德、吉姆三个主体人物在西方文明熏染下逐渐成长的过程。

第二章以“象征界”理论为支撑，深入分析主体在不同环境中的异化过程。如第一章所述，他们的主体身份形成于西方社会，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一旦步入另一个全然不同于西方的象征界，原本稳定的主体身份就会受到外界影响，逐步走向异化、分裂。本章详细分析了库尔茨、吉姆、高尔德、诺斯托罗莫等主体受到不同他者的影响情况，解构了这些所谓的“上帝选民”的主体身份。除运用他者进行对比分析外，本书还运用语言学与叙事学理论对文本的语言结构进行解读，从语言与叙事的角度对主体人物进行解构分析。

第三章具体分析主体在“实在界”的表现，即疯癫与死亡。“实在

界”的主体是一个无意识主体，一个内心充满疯狂并按照否定性逻辑运动的客观化主体。理解“实在界”的关键不在于它到底是什么，而在于它介入主体的位置及主体的存在状态。主体只能在死亡之际或疯癫状态下才能经历“实在界”。遗憾的是，这种经历不可能被记录下来，但我们可以记录下这种不可能性，可以确定这种不可能性的位置，即一个引发了一系列失败的创伤性位置。本章按照疯癫和死亡的概念分为两节。第一节分析库尔茨、斯迪威的疯癫表现，指出他们在疯癫中窥到了“实在界”的“面庞”；第二节分别通过对吉姆、得考德人等的自杀及怀特、诺斯托罗莫、维洛克等人的死亡过程分析，指出遭遇“实在界”的主体都是现实中的悲剧性人物，但他们的悲剧完成了主体的解构与重构过程，实现了凤凰涅槃式的升华。

“结语”部分回顾总结了本书所要分析和解决的问题，并指出了康拉德小说的伟大之处在于其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潜能及其强大的生命力。深入、系统地分析康拉德小说中的主体人物对于我们理解主体间的关系，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序 言

约瑟夫·康拉德被誉为英国八大现代作家之一，在现代英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自上一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他的研究赓续不断，批评家们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他的创作进行了系统的全方位的剖析和研究，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康拉德研究更上一层楼，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趋势使其如虎添翼，新的成果有如百花齐放，绚丽多姿。国内的康拉德研究与国外相比相对滞后。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康拉德一度在中国遭到冷遇。只是在“文革”后，他的作品才逐渐受到重视，对他的评述和介绍渐多。到了二十世纪末，康拉德研究在中国进入繁荣阶段，出现了大量的期刊论文和博士论文，其切入点涉及方方面面，所运用的批评理论也呈现出与国外学术界同步的态势，所取得的成果可谓林林总总，蔚为大观。

在康拉德研究已经相对充分且俨然已成一门显学的情况下，想要找到一个全新的批评视角，对这位以矛盾性和复杂性著称的作家加以深入发掘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应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记得在和长亭讨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我表达过上述担忧，还因此建议他另辟蹊径，找一位国内学界涉及尚不多的当代英国作家作为研究对象，以免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长亭以他对康拉德的了解，表达了充分的自信，并提出准备运用拉康的理论，对康拉德作品中的主体形象予以全面的剖析。这一想法无疑给他未来的研究进一步增加了难度。须知拉康这位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素以思想深邃，文字艰涩著称，其著作在国内翻译

甚少，其研究也只是在发轫之初。仅仅想要全面掌握拉康有关主体的学说，就已经困难万分。长亭不畏艰险，知难而进，在三年不长的时间里完成了攻坚的任务。

在其论文中，长亭不仅对拉康的理论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而且还结合福柯和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有关理论，成功地对康拉德小说中的“主体建构”、“主体解构”和“主体重构”等现象做了令人信服的阐释，在康拉德研究领域里开辟出了一条旁人未走过的路。他的成果有目共睹，得到了有关专家的首肯。在论文答辩时，一位在国内英美文学界颇负盛名的校外专家告诉我，他认为长亭的论文“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个问题”。在当前这个学风浮躁、学术研究倾向于重量而不重质的时代，这应该是相当不错的评语。值得一提的是，在撰写论文的期间，他历经种种干扰，如不得不承担学院的行政工作以及亲人患重病等，但他把这些都一一排解，自始至终潜心研究，孜孜矻矻，最终如期拿出一份沉甸甸的研究成果，令所有老师和学友们为之感到欣喜。

长亭的博士论文将要以书籍的形式面世了。这是他学术生涯中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里程碑。“路漫漫其修远兮”，他还年轻，未来的学术道路还很漫长。天道酬勤，以他的勤奋和努力，相信他今后会走得更远更好，等待他的将是更大的丰收和喜悦。

是为序。

袁德成

2012年初秋于蓉城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目的	1
第二节 康拉德研究现状与意义	6
2.1 国外研究现状	6
2.2 国内研究现状	12
2.3 问题与展望	15
2.4 本论文研究价值及创新点	16
第一章 小说中的主体幻象	23
第一节 主体在“想象界”的矫形与认同	23
1.1 语言对主体的建构	23
1.2 主体形成的镜像阶段	25
第二节 西方镜像	27
第三节 小说主体镜像与认同	32
3.1 《黑暗的心》：文明的载体	36
3.2 《吉姆爷》：“我思”的幻像	45
3.3 《诺斯托罗莫》：虚妄的名声	53
3.4 《秘密分享者》与《文明前哨》：虚幻的镜像	62
3.5 《“水仙号”上的黑水手》：身份认同	68
3.6 《间谍》：主体间性	79
第二章 小说中的主体解构	90
第一节 主体在象征界的异化与分裂	90

第二节 小说中的主体异化与分裂	94
2.1《黑暗的心》：异域的众生相	94
2.2《吉姆爷》：虚幻的行为理想	139
2.3《诺斯托罗莫》：利益的忠实奴仆	175
2.4《间谍》：异化的主体群像	197
第三章 小说中的主体重构	219
第一节 主体在“实在界”的疯癫与死亡	219
第二节 主体的疯癫	223
2.1 库尔茨：原野的呼唤	223
2.2 斯迪威：疯狂世界的“替罪羊”	230
第三节 主体的死亡	233
3.1 主体的自杀情结	233
3.2 死亡的觉醒	244
结语	248
参考文献	253
康拉德作品	253
研究文献	254
康拉德相关文献	254
国内学术论文（以发表时间为序）	260
国内博士学位论文（按写作时间顺序）	263
国外博士学位论文	264
相关理论文献	264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目的

卡尔·奥托·阿贝尔（Karl Otto Appel）将西方哲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论阶段。本体论阶段从柏拉图到笛卡尔，这一阶段关注客观世界，对认知主体不感兴趣；认识论阶段从笛卡尔到康德，关注点从认识对象到认知主体或者自我；从20世纪开始，哲学进入语言论阶段，关注的焦点从认知主体转移到了语言和他者性。^[1]若要了解西方哲学及文学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的变化，主体研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希利斯·米勒指出：“自1979年以后，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的转移，由文学‘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外在的’关系研究，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其关注的中心在于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等诸如此类常常被认为属于语言之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2]米勒的看法强调了语言与主体间的关系，意味着文学批评不再把语言仅仅视为结构研究或修辞研究的对象，而是更倾向于把文本语言视为一种症候（symptom）。文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文本症候的阅读，揭示隐藏于文本深层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对主体建构起着至关重要

[1] 转引自马元龙：《雅克·拉康：语言维度的精神分析》，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4页。

[2] 希利斯·米勒：《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见《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16页。

的作用。法国结构主义社会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认为，一切社会结构，归根结底，都可以还原为语言的结构。在他看来，人的本质在于人类具有文化。文化使人从自然界中脱离出来，形成与之相对立的优越地位。而人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对语言的使用。因此，语言规定了人的本质，说“人”就是说“语言”。^[1]法国心理学家雅克·拉康把语言学理论引入精神分析，他强调，欲望必须从文字上理解，人的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无意识就是他者的话语，从而与弗洛伊德的生物性精神分析划清了界限。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认为：“对于拉康主体的欲望而言，不再存在任何器质之物，它与一切生理学现实都摆脱了干系，就像语言学的记号断绝了它与指涉物的联系一样。”^[2]美国学者认为拉康是继弗洛伊德之后“最有影响和争议的精神分析学者”。^[3]前苏联学者也承认拉康在现代心理分析行列中属于“最有独创性的人物”。^[4]女权主义者坦言拉康是自己的精神教父，他的著作与弗洛伊德、德里达等人的著作一起成了女权主义和女性研究的“圣经”。^[5]方汉文指出，宏观的后现代主义观念与康德以来的主体性哲学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后现代理论以“主体分裂”为自己主要的理论观念，而拉康就是“主体分裂”论的始作俑者。^[6]

[1] 转引自高宣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9页。

[2] 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3] Shoshana Felman, ed., *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 Baltimore: The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507.

[4] C. 克莱芒：《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26页。

[5] 方汉文：“前言”，《拉康与后现代文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3页。

[6] 方汉文：《拉康与后现代文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4页。

拉康理论中的主体“三界说”，即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1]与弗洛伊德自我、超我和本我相似，可以分别与哲学领域中的现象学、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相对应。^[2]从存在主义的观点来看，主体是被抛掷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在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诞生出来之际，他是一个绝对孤独的存在，与任何他人没有关系，支配他的是实在界的感觉和知觉。但是这种原始的实在状态被现象学上的意识所取代，纯粹的感觉经验归结为自我意识。拉康将自我意识统称为想象，因为自我建立在先行获得的外界镜像矫形认同基础上，而这种认同只是一种误认，是主体进入象征界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时，“主体不再是一个自在的存在[Being-in-itself]（实在），也不是一个自为的存在[Being-for-itself]（想象），而是一个为他者的存在[Being-for-Others]（象征）。”^[3]主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他者来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话语这个能指不仅引出所指，而且其自身也同时进行自我生产，产生一系列超越主体意识的效果。他人在言说中进入主体，使主体发生预料不到的新变化。所以，主体被语言言说，他者替代主体，主体消失无踪。

在拉康看来，欲望是他者的欲望，只有他者才能将主体的欲望引向另一个欲望。拉康在对爱伦·坡小说《被窃的信》的著名阐释中，把信的存放地的变迁视为解读的关键。他把信件作为能指，它在不同的位置对应不同的主体。“信是言辞和语言的代表，这种语言只是一个能指，它的所指意义并不重要，关键是能指的流动。”^[4]我们不妨把康拉德作品中的西方主体人物视为能指，他们在不同环境中的流动遭遇反映了他者的特征。主体能指在能指链上的滑动对应了不同主体间的关系，形成

[1] 张一兵在《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中，把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分别译为想象域、象征域和真实域，因为“register”可译为“界”或“域”，为论述方便，本书统称为“界”。

[2] Robert Samuels, *Between Philosophy & Psycho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3, p.1.

[3] Ibid, p.2.

[4] 方汉文：《拉康与后现代文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331页。

了“主体间性”，即西方主体和东方主体间的互主性。因此，拉康后结构精神分析理论可以有效地分析康拉德小说中的主体建构与解构。

“种族中心主义向来是西方文化传统的核心和根基，也是西方人编纂人类历史时所遵循的最高原则。”^[1]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希腊奴隶制刚刚形成的时候，希腊人就开始向外移民了。他们首先是向东方，经爱琴海诸岛，在东岸的小亚细亚沿岸地区，建立了一些殖民城邦。小亚细亚属于土耳其，古希腊语当时称为“安那托利亚”（Anatolia），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后来腓尼基人首先称之为“亚细亚”，意思是“东方”，西方人从此沿用它，并把位于他们东方的地方称为“亚细亚”。希腊形而上学本体论关于主客体二元对立统一理论把不同于西方人的异族人称为“他者”，把没有主体性的异族人当成具有主体性的西方人自身的客体。西方人不仅夸耀自身种族及其文明的优越性，而且也视自己本种族语言所创造的文化体系为“典范”。当他们向外扩张、统治殖民地或对外交流时，总是将西方文化论述体系及其历史论述当做真理的标准，要求作为“他者”的异族人接受他们的文化和历史论述体系，并贯穿于“他者”的生活和文化再生产过程中。德里达指出，西方白种人的种族中心主义政策，使他们在编纂历史时不遗余力地“漂白”整个人类历史。现在的亚洲就是这样被具有强大漂白能力的白种人“命名”的。西方白种人以他们自身为主体和中心，在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中，一方面不断“漂白”和“命名”全球各地及其历史，另一方面还将其“漂白”和“命名”活动通过他们所确立的法制和规范加以正常化、制度化，使他们所“命名”和“漂白”的历史也成为最“科学”和最“客观”的历史标本。

从17世纪以来，西方人理解和处理自己生活经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把总结自己的生活经验看做是对某个对象领域进行认知的过程。他们一方面把握其认知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把自身建构成具有固

[1] 高宣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

定身份地位的主体。因此，考察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一切活动，都脱离不开对于认知活动的解构。向来被看做是把握真理的科学认知过程，在把握认知对象的性质和规律的同时，也赋予认知主体特定的身份和地位，把主体纳入到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从而使主体不知不觉地受到其认知过程所遭遇的各种相关社会势力的宰制，沦为特定社会权力关系中被操纵的因素，也使自己成为知识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主体化过程同时也是客体化过程，主体本身既是知识形成和传播的主体，同时也是知识的对象和客体。资本主义社会所要培养的主体，实际上就是懂得按照理性的逻辑原则说话，懂得靠科学和法制来规范主体行为，以自然科学知识调养和管理自己的生命。因此，所谓具有主体性的“人”实际上是一副塞满了象征界知识的空皮囊。换言之，主体的建构过程也是主体成为社会规训和惩罚对象的过程。正如福柯所说：“主体化和客体化是紧密相关的两个双向同时进行的过程。”^[1]他在《疯癫史》中虽然反对理性即进步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对理性的消解是一种社会动力，它可以放大理性之他者的社会作用，更好地揭示出压迫性和规训性结构。因此，“它（疯癫——笔者注）不仅是历史人类学的理想对象，而且是精神分析学说的理想对象。”^[2]

这些西方哲学家的观点可以具象化为作家笔下的各色人物。在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和爱德华时期，一些杰出的小说家特别是亨利·詹姆斯和约瑟夫·康拉德，他们更注重对小说人物的心理描述，而不太在意叙述的故事内容。到了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的小说评论家认为，现代小说的主要趋势是倾向于对主体心理状态的分析，而对主体的外部行为则弃之不顾。约瑟夫·康拉德在其作品中通过对身处异国他乡的西方白人“蜕变”过程的描述，揭露了所谓主体性的白人实际上是没有生命和个人意志的人，是社会意识形态具体化的结果。康拉德作品中的西方人

[1] 高宣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8页。

[2] 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12页。

物，如马洛、库尔茨、吉姆、高尔德等，都有一种种族优越感，他们怀着传播西方文明，“漂白”其他种族的“远大理想”，前往蛮夷之地，以西方的理性逻辑原则说话，靠西方的“科学管理”创造和积累财富，用西方的价值标准评判自己在异域的行为。因此，他们只是康拉德所谓的“空心人”而已，他们的主体化过程同时也是客体化过程。

第二节 康拉德研究现状与意义

英籍波兰裔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以其非凡的创作成就与艺术主张，在20世纪文坛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一席。他的4部小说入选1998年兰登书屋评选出的20世纪100部英语经典小说之列，其中《黑暗的心》被评为20世纪10部影响最深远的小説之一。目前康拉德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当代文学批评的各种观点似乎都可以在康拉德那里找到回应。在全球化语境下，康拉德作品的文化多元性为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素材。

2.1 国外研究现状

2.1.1 综合性研究

戈旦1940年出版的《小说家康拉德的成长》标志着康拉德开始进入学术视野。^[1]批评家利维斯分别于1941年6月和7月在《细察》（Scrutiny）刊物上发表了评论康拉德的文章，标志着康拉德研究被纳入英国学术范围。这篇文章后来又被收进《伟大的传统》，^[2]康拉德从此跻身英国一流作家行列。莫瑟的《康拉德：成就与衰落》运用心理分析理论对康拉德的后期小说进行了分析，指出康拉德的后期小说主要涉

[1] John Dozier Gordan, *The Making of a Novelist*,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2] F. R. Leavis, *The Great Tradi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0.

及“道德上的失败”，先是小说中对于爱与性心理的牵强描写（如《胜利》），后是一战后他的小说显露出一种厌倦感。盖拉德的《小说家康拉德^[1]》从作者心理与小说的关系角度分析了康拉德的多部作品。他主要运用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深入分析了作品人物受到的道德挑战和寻求自我的尝试。20世纪60年代评论者侧重研究小说的技巧，卡尔的《康拉德读者导论》探索了康拉德小说的现代主义实验手法。评论者把批评的重点放在康拉德的哲学和政治主张以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福莱施曼的《康拉德的政治观》、赫伊的《康拉德政治小说研究》^[2]，从社会、文化角度分析了康拉德的政治观。米勒的《现实的诗人：论6位20世纪作家》（*Poets of Reality: Six Twentieth Century Writers*, 1965）对《间谍》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了现象学探讨。^[3]20世纪70年代的纪念康拉德逝世50周年学术研讨会把康拉德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这个时期对康拉德进行全面研究的代表性专著有伯瑟德的《康拉德的重要创作》^[4]和沃特的《19世纪的康拉德》^[5]，后者被评论界推崇为研究康拉德早期小说的最重要成果。它深入探讨了康拉德“延宕解码”和象征主义手法，影响了后来无数的评论者。沃特既没有强调康拉德作品中的某个主题，也没有孤立某个方面，而是对他的早期成就进行了综合评述。这本书的重要性就在于作者从文化、历史、以及现代主义运动等诸方面对康拉德作品进行述评。沃特不仅对《黑暗的心》、《吉姆爷》等作品进行了精彩点评，而且还把它们置于当时的波兰、欧洲文

[1] Albert J Guerard, *Conrad the Novelist*,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2] Eloise Knapp Hay, *The Political Novels of Joseph Conrad: A Critical Stud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3] J. Hillis Miller, *Poets of Reality: Six Twentieth-Century Writer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4] Jacques Berthoud, *Joseph Conrad: The Major Pha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5] Ian Watt, *Conra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0.